

AGATHA CHRISTIE

〔英〕阿加莎·克里斯蒂作品全集之

褐衣男子

崔长青 / 译 · 贵州人民出版社



褐衣男子

〔英〕阿加莎·克里斯蒂 著

崔长青 译

贵州人民出版社

版权登记号:图字 22-1996-001 号



褐衣男子

THE MAN IN THE BROWN SUIT

Copyright: Agatha Christie 1924

原 作:[英]阿加莎·克里斯蒂
译 者:崔长青
责任编辑:莫贵阳
装帧策划:邹 刚 莫贵阳
版式设计:施德端
出版发行:贵州人民出版社
发行联系人:莫贵阳 邹 刚
社 址:中国贵州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电 话:(0851) 6828570
邮 编:550004
经 销:贵州省新华书店
印 刷:贵州省侗学会印刷厂
开 本:850mm×1168mm 1/32
字 数:175 千字
印 张:8.125
印 数:1-10000
版 次:1998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7-221-04723-5/I·1057
定 价:18.00 元

黔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印必究
黔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序

俄罗斯舞蹈演员纳迪娜已征服了巴黎，她摇曳着身躯，一次次向喝彩声鞠躬致意。她细长的黑眼睛眯成一条缝，红嘴唇微微翘起。幕唰地一声落下，遮住了红、蓝、洋红色的古怪布景，可那些热情奔放的法国人仍赞许地不停跺脚。纳迪娜转动着黄蓝色相间的百褶裙，飘然离开舞台。她的经纪人，一位满脸胡须的先生，热情地拥抱了她。

“棒极了，小东西，棒极了，”他喊道，“今晚你超常发挥。”他殷勤而又一本正经地吻了她的脸颊。

纳迪娜夫人习以为常地接受了夸奖，回到化装室。只见化装室里到处随意堆放着束束鲜花，奇异的未来派服装挂满衣架，屋里空气热烘烘的，弥漫着花与高级香水的幽香。化装师珍妮侍奉着女主人，喋喋不休地倾诉着赞美之词。

敲门声打断了珍妮。珍妮前去开门，回来时手里拿了一

张名片。

“夫人，收下吗？”

“让我看看。”

纳迪娜懒洋洋地伸手取过名片，“谢尔吉斯·保罗维奇伯爵”几个字使她眼睛一亮。

“我要见他。珍妮，快拿黄色晨袍来。伯爵来时，你就可以走了。

“好的，夫人。”

珍妮取来黄雪纺绸和白鼬毛制成的袍子。纳迪娜将它穿上，坐在那儿暗自发笑，她纤细的手连续有节奏地敲着梳妆台的玻璃。

伯爵立即抓住了特许机遇。他中等身材，纤瘦，高雅，脸色苍白，显得特别疲倦。他相貌极普通，如不考虑他的气质，下次见面会很难再认出他。伯爵过分谦卑地向舞蹈演员鞠了个躬。

“非常荣幸，夫人。”

听到这儿，珍妮随手关门出去了。纳迪娜独自与来访者在一起，笑容起了微妙的变化。

“尽管咱俩是同胞，我们还是别说俄语吧。”她说道。

“好吧，既然我俩谁也不说俄语。”客人赞同道。

经双方同意，两人用英语交谈。伯爵忘了装腔作势，可以听出英语是他的母语。事实上，他当初是多变的伦敦音乐厅的一名艺人。

“祝贺你，”他说，“今晚你取得了巨大成功。”

“没什么，”纳迪娜说，“我很惊恐，我的地位今非昔比。

战争中引起的对我的怀疑从未消除，我不时被盯梢、监视。”

“但没人指控你犯有间谍罪吧？”

“我们上司计划缜密，没出纰漏。”

“上校万岁，”伯爵笑着说，“真让人震惊，不是吗？他想退休？退休！就像个医生、或屠夫、或管道工那样。”

“或其他商人，”纳迪娜补了一句，“这并不使我们吃惊。上校一直是个优秀的商人。他像别人组织制靴厂一样去组织犯罪。他幕后操纵一系列错综复杂、涉及各个领域的活动。他的‘专业’包括珠宝抢劫、伪造、间谍（这在战争中挣了大钱）、破坏、暗杀，他无恶不作。他最明智之处是知道何时退出。游戏危险起来了吗？他就堂而皇之地带着巨额财富退休了。”

“唉，”伯爵忧虑地说，“真使我们大家不愉快，可我们还没着落。”

“可我们报酬丰厚啊！”

她挖苦道。伯爵给了她个冷眼。而她却面露笑容，这使伯爵越发好奇。但他仍有策略，继续说道：

“是啊，上校一直慷慨大方。他的成功在于他不吝金钱，并能适时找到替罪羊。天才，真是天才盖世。俗话说‘假如你不想冒险，就别亲自去做！’而我们每个人都牵连进去，受他摆布，却都没人敢骗他。”

他停住了，似乎在等她的反驳，而她一言不发，仍独自发笑。

“没人敢，”他若有所思地说，“还有，你是知道的，老家

伙很迷信。几年前，他去找了算命的。算命的说他一辈子事业成功，但宣称一个女人会让他栽跟头。”

他的话引起了她的兴趣。她急切地抬头望着他。

“很奇怪，真怪！你是说有个女人？”

他微笑着耸耸肩。

“毫无疑问，既然他已退休，他会娶妻子的。或许是年轻貌美的社会名流，几百万几百万地挥霍，花钱比他挣钱要快得多。”

纳迪娜摇摇头。

“不，不行。听着，朋友，明天我去伦敦。”

“但你这儿还有合同呢？”

“我只去一个晚上，而且像王室成员那样隐姓埋名。没人会知道我曾离开法国。你知道我为何去伦敦吗？”

“在令人心烦的雾蒙蒙的一月，不是为了享乐而去，而是为了赢利，嗯？”

“对！”纳迪娜起身走到伯爵面前，优雅中略带傲慢。“你刚才说我们中没人骗过上司。你错了，我骗过。我是个聪明、勇敢的女人，有足够的勇气骗他，这是很需要勇气的。你可记得德比尔钻石吗？”

“是的，我记得。在金伯利，那是战争爆发前。我与那事毫不相干，就连细节也从未听说过，那件事由于某种原因被掩盖起来，难道不是吗？收获也真不小。”

“价值十万英镑。当然是上校命令我们两个人干的。那时我看准了机会，计划是用德比尔钻石代替当时恰好也在金伯利的两个年轻勘探者从南美带来的样品钻石。这样，一

定会怀疑他们的。”

“很聪明。”伯爵赞许地插了一句。

“上校总是很聪明的。我完成了我的角色，可我也干了一件上校没预料到的事。我扣下了一两颗南美钻石。它们很独特，很容易证明它们未经过德比尔之手。有了这些钻石，和尊敬的上校斗我就稳操胜券。一旦那两个年轻人被证明无罪，他肯定会受怀疑。这些年我一直守口如瓶，知道我有此秘密武器已使我心满意足。可现在情况变了，我想要高价，要一个令人吃惊的高价。”

“非同一般，”伯爵说，“你肯定无论去那儿，都将钻石带在身边吧？”

他的眼睛缓缓搜寻着杂乱无章的房间。

纳迪娜轻声笑出来。

“亏你想得出来，我可不傻。钻石藏在一个人人们做梦都想不到的安全地方。”

“我从未觉得你傻，我亲爱的女士，但我敢说你有鲁莽。上校可不是那种容忍敲诈行为的人，你知道。”

“我可不怕他，”她大笑道，“我只怕过一个人，他已经死了。”

伯爵惊奇地看着她。

“我们希望他别复活。”他轻声说。

“你这是什么意思？”纳迪娜尖叫道。

伯爵略带惊讶神色。

“我只是说复活会使你难堪，”他解释道，“开个愚蠢的玩笑。”

她这才轻松地喘了口气。

“噢，不会的，他已在战争中阵亡了。他曾爱过我。”

“在南非？”伯爵漫不经心地问。

“既然你要问，是的，在南非。”

“南非是你的家乡？”

她点点头。她的客人已起身去拿帽子。

“好吧，”他说，“你对你自己的事最清楚，但我要是你的话，我就畏惧上校，而不是什么梦幻爱人。上校是个特别容易被对手低估的人。”

她轻蔑地笑笑。

“都这么多年了，我还不了解他！”

“我看未必，”他轻声说，“真的未必。”

“我可不蠢！而且我也不是孤立无援。南非邮船明天停靠在南安普顿，船上有人应我的要求专程从非洲赶来执行我的命令。上校要对付我们两个，不只是我一个人。”

“这样做明智吗？”

“必须这样。”

“那人可靠吗？”

纳迪娜脸上露出奇异的笑容。

“绝对可靠。他办事效率不高，但绝对忠诚。”她停了一会，冷淡地加了句：“其实他正是我丈夫。”

第一章

我身边及周围的人都让我写这本书，大至纳斯比勋爵，小至我最近的女仆埃米莉。我最后一次在英国看见埃米莉时，她说：“小姐，你这本书绝对好看！就像图画一样。”

我承认从某些方面能胜任这项任务。从一开始，我就卷入这件事，至始至终地看见其兴衰成败。幸运的是，我不知道的事被尤斯塔斯·佩德勒爵士的日记弥补了，他热心地让我用他的日记。

所以现在开始吧。安妮·贝丁菲尔德开始讲她的历险了。

我总想冒险。你瞧，我生活得乏味单调，我父亲贝丁菲尔德教授是英国活着的最伟大的原始人研究方面的权威。人人都说他是个天才。他思想是旧石器时代的，对他来说生活的最大不便是他的躯体处在现代。父亲不管现代人，就连

新石器时代的人都被当作牧人加以鄙视，不提到莫斯特文化，就引不起他的热情。

不幸的是人不能完全同现代社会隔绝，人不得不去和屠夫、烤面包的、送奶的、卖货的打交道。爸爸沉浸在过去，而我还是个婴儿时，母亲就去世了，所以生活的实际问题便落到我的肩上。直言不讳地说，我讨厌旧石器时代的人，不管他是奥瑞纳文化、莫斯特文化还是阿布维利文化，或任何其它文化。尽管我打字、修改了爸爸的《尼安德特人及其祖先》，尼安德特人却让我恶心，我总觉得他们在古代灭绝是件幸事。

我不知道父亲是否了解我对原始人的这种感觉，不过反正他也不会感兴趣。别人的意见总不能引起他的丝毫兴趣。我想这真能表现出他的伟大。同样，他对生活必需品也极冷漠。他是典型的饭来张口，但付费也使他稍觉头痛。我们总是缺钱花，他的名望不能带来现金。尽管他几乎在每个重要协会都挂名，并有成堆写给他的信，平民百姓并不知道他的存在，而他的长篇学术专著，尽管非常显著地丰富了人类知识宝库，对大众来说却是索然无味的。只有一次他在大庭广众出了名。他在某协会宣读一篇关于幼小类人猿的论文。人类早期显露出一些类人猿特征，而早期类人猿比成熟类人猿更接近人类。这似乎表示我们的祖先比我们更接近类人猿，而早期类人猿比现在发达，换言之，类人猿在堕落退化。企业报纸《预算日报》急于找有趣新闻，立刻登出头条“我们不是从猴子变来的，而猴子是从我们变来的？杰出教授说黑猩猩是衰落的人。”此后不久，一名记者打电话要见

父亲，并要求父亲写关于这个专题的一系列通俗文章。我很少见父亲发那么大的脾气。他把记者轰出门，使我心酸的是当时我们正缺钱花。实际上，我想追上那个年轻人，告诉他父亲心回意转，将交上所需文章。我也能很容易地写出那种文章，大概父亲从未学会过交易，他也从不读《预算日报》。然而，我觉得这样做太冒险，于是我只好戴上我最好的帽子，满面愁容地去找有充分正当理由发火的杂货食品商。

那位《预算日报》的记者是惟一来过我家的年轻人。有时我嫉妒我们的女仆埃米莉，她和一个水手订婚，却时常“出去约会”。用她的话说就是“不荒废虚度”，是同杂货食品店的年轻人和药剂师助手出去约会。使我忧伤的是我没有约会对象，没法“不荒废虚度”。父亲所有的朋友都是留着长胡子的年迈的教授。有一次彼得森教授热烈地搂抱着我，并试图吻我，说我有“匀称纤细的小腰”。这句话使他没戏，没有一个有自尊心的女人喜欢听这种话，况且我也不是婴儿。

我渴望冒险、爱情、浪漫，而我命中注定生活得单调乏味。村里有个能借书的图书馆，里面有很多破旧小说。我喜欢间接体会危险和做爱，梦想着沉默寡言，面孔铁板般的罗德西亚人，以及强壮有力的男人“一拳击倒对手”。而村里看来并没有人能一拳或几拳就击倒对手的人。

每周也放一集《帕米拉历险》的电影。帕米拉是个杰出的年轻妇女。她什么也不怕，掉出飞机，在潜艇中冒险，爬上摩天大楼，从容不迫地在下层社会混。她真不太聪明。黑社会头子每次抓住她，却不愿简单地朝她的头踹几脚，总想用

新奇高招如阴沟气将她毒死。而下星期放的续集一开始她准会被英雄搭救。看完后我通常头晕目眩、极度兴奋。可一回家,就发现煤气公司要给我们断气的条子,如果我们仍不付账的话。

然而,我始终认为冒险每时每刻都离我越来越近。

世上很多人可能从未听说过在罗德西亚北部废弃矿山发现古人颅骨的事。一天早晨我下楼来发现父亲高兴得差点中了风。他把这事全盘告诉了我。

“安妮,你知道吗?他们确实同爪哇颅骨有相似之处,但只是表面上。不,这儿我们看到的是我一贯认为的尼安德特人的祖先。你们总是理所当然地认为直布罗陀颅骨是已发现的最古老的尼安德特人头骨,而该种族的摇篮在非洲,他们经欧洲——”

“鲱鱼不涂橘子酱吗?爸爸,”我急冲冲地说,并抓住父亲心不在焉的手。“是的,你是说?”

“他们经欧洲——”

说到这儿,他因咽喉梗塞而停下来,他嘴里堆满了许多鲱鱼刺。

“可我们必须立即开始,”吃完饭他起身说道,“不能再耽误了,我们必须赶赴现场。那附近一定会有无数发现。我会发现器具是否属于典型的莫斯特时期,还会有原始牛的遗骸,但绝不是那些浑身长满毛的犀牛。是的,人们很快就会蜂拥而至的。我们必须赶在他们前面。安妮,你今天写信找个厨师。”

“爸爸,钱怎么办?”我稍作提示。

他责备地看我一眼。

“孩子，你总让我扫兴。我们不应吝啬。不，在科学上，人绝不能吝啬。”

“我觉得厨师一定在乎的。”

父亲有些痛心。

“亲爱的安妮，你用现钱支付他们。”

“我没现钱。”

父亲很恼火。

“孩子，别用这庸俗的金钱琐事烦我了。我的经纪人说昨天从银行付给我二十七英镑。”

“我想那是透支。”

“嗨，我有钱的！给出版公司写信。”

我满腹狐疑地退让了，父亲的书带来的荣耀比金钱多。我极想去罗德西亚。“面孔铁板般沉默寡言的男人。”我兴致勃勃地喃喃自语。后来我发现父亲外表有点古怪。

“你靴子穿错了，父亲，”我说，“脱下棕色的，穿上另一只黑靴子。别忘了带围巾。今天很冷。”

几分钟后，父亲阔步走出去，靴子这回穿对了，还戴了围巾。

他很晚才回来。使我吃惊的是，他的大衣和围巾没了。

“安妮，你说对了。我进洞前脱下了大衣和围巾。那儿很脏。”

我理解地点点头，记起有一次父亲回来时从头到脚沾满了更新世的泥土。

我们在汉普斯利这个小地方居住的主要原因是它离汉

普斯利洞穴很近。洞里遗留下丰富的奥瑞纳文化沉积物。村里有个小博物馆，馆长和父亲整天忙碌着从地下挖出长毛犀牛和熊的部分遗骸。

那晚父亲咳得很厉害，第二天早晨我看他发烧，就请了医生。

可怜的父亲再也没机会了，他被确诊患了肺炎，四天后便去世了。

第二章

人人对我都很好。尽管我有点茫然,但我能正视现实。我没感到抑制不住的悲痛。父亲从未爱过我。对此我很清楚。要是他曾爱过我,我会回报他的爱的。不,我们之间没有爱,只是属于一家,我曾照顾他,并暗自佩服他的学识和对科学毫无保留的奉献精神。在他生活中兴趣达到颠峰时,他去世了,想起来令我心碎。如果能将他葬在一个装满驯鹿和燧石器皿画的洞穴里,我会更觉欣慰。但公众的舆论决定了只能在当地丑陋可怕的教堂的干净墓地里竖起一块大理石碑。牧师的好言相劝虽出自好意,并不能给我丝毫慰藉。

一段时间过后,我猛然觉得我长久渴望的自由终于降临我身边。我成了孤儿,身无分文,却很自由,同时也体会到众多好心人的善意。牧师竭尽全力劝我说他妻子急需一个伴。我们当地的小图书馆忽然决定要一个助理馆员。最后,

医生来看我，唠唠叨叨说了一堆没能开好正确处方的可笑借口之后，他建议我应和他结婚。

我惊愕了。医生三四十岁左右，是个肥胖的小个子。他长得一点也不像《帕米拉历险》中的主角，更不像面孔铁板般、沉默寡言的罗德西亚人。我想了一会儿，问他为何想要我。这使他惊慌不已，他喃喃说道妻子对行医的人来说极为重要。这一来越发不够浪漫了，但我内心深处已倾向于同意。他给我安全感——一个舒适的家。考虑良久，我觉得对不住那个小个子，他确实爱上了我。但误解使他止步不前。总之，我爱浪漫的天性促使我反对。

“你真好，”我说，“但这不可能。除非我爱得发狂，要不我是不会结婚的。”

“你不觉得——”

“不，我不觉得。”我坚定地说。

他叹了口气。

“可是，亲爱的孩子，你怎么办呢？”

“探险，闯世界。”我毫不犹豫地答道。

“安妮小姐，你还是个孩子。你不明白——”

“实际困难？我明白，医生。我不是个多愁善感的女学生，而是精明贪财的泼妇！你要娶我，必须了解这一点！”

“我希望你重新考虑——”

“不。”

他又叹了口气。

“我还有个请求。我在威尔士的一个婶婶需要雇用一个年轻的女士。你觉得这工作适合你吗？”